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炳

演山集卷四十九

宋 黄裳 撰

雜說

責難于君謂之恭故孟子曰無以則王乎管仲論卑而易行商君之說孝公終用强國之術不能責難者也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所謂陳善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傳焉臣未之聞也所謂閉邪吾君不能謂之賊齊宣王

問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可也賊仁者謂之賊孟子以王不忍一牛之觳觫遂許之仁不忍一牛仁之微者至于保民而王仁斯至矣然而孟子不棄其仁之微者自其微者而推之遂足以保四海是豈賊仁乎哉

望之不似人君以其无儀就之不見所畏以其无威卒然而問其志甚大雖无可望可畏之丈而有可望可畏之實孟子所以怪其難知而嘉嘆之耳

仁者不可為衆所以能一天下不嗜殺人非仁之至然而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則能一之非必仁如文王天下莫不與也此仁者所以无敵于天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油然之雲以譬仁政之意沛然之雨以譬仁政之澤

父在觀其志故能有養父沒觀其行故能有述三年之中非喪事不言奚暇改父之道哉又况孝子更有不忍

之心乎

上下之分无禮則亂无和則離苟徒行禮以為節制无可觀者必使天下之人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節夾輔其禮而行然後先王之道美矣小大由禮不以和通之則離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流故亦不可行

无義之信其言一出而已不可復也无禮之恭上交則諂下交則瀆諂瀆之中恥辱存焉有因人者有為人因者夷之因人者也徐辟為人因者也因人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而況為人所因者乎信出于義則可復不足言之恭出于禮則遠恥辱不足言之為不失其親者之所因則亦可宗也不足言之

食无求飽其志在乎飽德居無求安其志在乎安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其志在乎篤行食不飽居不安人之所憂飽食逸居人之所樂臨事人之所難出言人之所易自以為是以人為非人之所蔽其志在乎飽德安仁則忘其所憂在乎篤行則忘其所難德行患有所失未敢

自以為是也就有道而正焉則忘其好已勝矣此其所以為好學歟食前方丈我得志弗為也方學之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及其得志也故能如是

貧而无謟善守貧者貧而樂則忘其貧矣富而无驕善守富者富而好禮則忘其富矣所好者不在乎物是故內有以制心而所欲不累乎德外有以節事而所行不害乎義貧而无怨難富而无驕易葢夫貧而无怨則能樂耳如切如磋道學也則言貧而无謟富而无驕如琢

如磨自修也則言貧而樂富而好禮者患人之不已知則有累乎志行不患不知人則有害乎物已以天命處不已知而進乎德以人事處不知人而進乎智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北辰中而高故為衆星之所取正德政中而高故為天下之所取正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予率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故有中以養乎不中有正以率乎不正孔子曰政者正也德不與焉則有徒法而已天下何所取哉書

曰德惟善政

詩之所自根于心本于性循理而發至于永歌舞蹈而後已烏有人偽與其間哉故詩之用動天地感鬼神夫天地之大鬼神之幽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思无邪則誠至矣其言有序其情有節樂者不淫哀者不傷真情誠意之所及也雖至變風之世其俗猶在及乎先王之澤已竭在人心者物或蔽之始有誣上行私與夫翫物而作者无邪之詩不復得矣

使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則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未之至也民无得而稱焉則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未之至也當是之時文王苟不散神之道以示天下則民何從而附之哉靈則王神之散者也鹿見之而不聚鳥見之而不舉魚見之而不逝庶民以力為臺為沼可謂勞矣反以為樂焉文王之德不亦靈乎樂其有麋鹿魚鱉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又烏有欲與之偕亡者哉

河内凶移其粟于河内以濟所無移其民于河東以即所有移民通財先王之法然而先王與民務本然後移民通財之法施于仁政之不幸梁惠王不仁其政徒用先王之陳迹盡心之勤葢與塁突不黔無以異也百步而後止以譬鄰國之政五十步而後止以譬梁國之政梁王之心雖勤于鄰國而失所以用心則一也五十步雖不弱于百步而棄甲以走則一也

無為而無乎不為之謂道僖公君臣有道無乎不為以

至于無為者也言其无乎不為則曰在公明明言其無為則曰在公飲酒在公明明不必戒之曰无已大康職思其居在公飲酒不必勸之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此其所以為有道歟惟其有道在已則能致禮樂以自修醉言舞則言其有樂以盡其歡醉言歸則言其有禮以節其肆在天則能和陰陽以為天下後世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其利及天下君子有穀貽孫子則其燕及後世無體之易三才孕乎其中久矣天道陽也無陽中之陰

則弗能生地道陰也無陰中之陽則弗能成人道亦然一畫而天則廢陰一畫而地則廢陽然則天地之道安得而立哉兼三才者易之道也兩之者立三才之道也肝藏魂肺藏魄心生氣三物附會而有生焉及其散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先王方其致之也陽達于牆屋則其求于天陰達于淵泉則其求于地及其祭之也夏祭心主報氣也商祭肝主報魂也周祭肺主報魄也合而報之用牲之氣加以蕭光禮之遠于人情者也故

以報氣教民反始用牲之實加以鬱鬯禮之近于人情者也故以報魄教民相愛

使民養生喪死无憾之始可謂知本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可謂知類富之然後教之可謂知序人之情其生莫不欲致其歡故先王于其生則有以養之其死莫不欲致其哀故先王于其死則有以送之生无以養死无以送雖有其身猶將棄之奚暇治其性哉先王知人事之大者在乎死生所以失人之情

者在乎死生之失其所故為之政焉使之養生有備送死有具穀與魚鱉不可勝食則其養生有備矣材木不可勝用則其送死有具矣然而材木不可勝用魚鱉不可勝食生之之道可得而聞乎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穀不可勝食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汚池之魚易窮數罟難避以難避之罟不取易窮之魚則魚鱉不可勝用然而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此為民養生送死者之計也王者之仁

至于老者少者弱者得其所養而後至焉是故五畝之宅植之以桑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此為民養老者之計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為民養少者弱者之計也葢夫五十非帛不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可以常衣帛矣七十非肉不飽鷄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時則可以常食肉矣養生者有備送死者有具老者少者弱者不失其所養則驅而之善其民從之也輕矣故為之教焉庠序者王教之所自出則使之謹庠序之教孝弟者

王教之所自始則使之申孝弟之義孝弟而不好犯上以其有義存焉是故孝弟有義而後少者代弱壯者代老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梁王不知所務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徒能移粟以濟所無移民以即所有而望民之多于鄰國不亦迂乎

秦之守天下也以其所取故其失也猶能剛之物一折而斷焉

周之封建失之于後其失也無德漢之封建失之于初

其失也無度

三代之兵出于鄉遂之中行粮止食芻秣械用載之有車輦曵之有馬牛非資于公上秦廢先王之制而惟夷狄擅有鄉兵之利以夫區區公上之轉輸而對夷狄自贍之卒伍此遐征遠討所以屢困中國也

温以接人使人親之恭以待人使人尊之无良在其中焉則其為德出乎笑貌之間耳温恭之德出乎笑貌之間則夫子之求之也豈異乎人之求歟此良所以序二

德之中善者人德良者天德良在乎知則無事于慮良在乎能則無事乎學良在乎貴則趙孟不能賤之有所爭而後良出而為忠有所修而後良散而為善使人親我然後我得以恭待人此恭所以序溫德之後奢則驕矣良德遂喪其孰為溫與恭哉此儉所以序四德之後有是四德而物重焉四德遂喪是故聖人以溫接人以良存心以儉讓處物儉而有讓則物輕無讓則物重蓋夫無讓之儉其失也吝而已儉而讓則其自奉者輕奉

人者厚四德由是不累于物此讓所以序四德之後然則夫子之求之也將以自用人之求之也將為人用為人用者无處已之良無輕物之讓以温恭為倿以儉為吝而已

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戰陣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在鄉則相識于族在軍則相識于卒在田役則相識于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與其比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

孰以為危事哉

天下之事无財不立天下之民無財不聚以禮防民以義制事无財不行周之設官三百六十以理財責羣吏其法尤嚴而不敢緩也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五逆之以式法辨之以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乘大數之則會職内所叙職幣所振㳅雖餘財而加肅焉

羣吏之治在事與物先王合其日計而為成合其旬計

而為要合其月計而為會治會者王治要者正治凡者
師治目者司治數者旅
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
卒旅師軍其為軍也責其足以包敵為師也責其足以
圍敵雖然先王豈敢率爾而責之哉猶為伍兩卒旅以
治之參偶以相糾聨徽幟以相識别旌旗以相指揮自
伍至旅所以治之之術未始廢也則其責師足以圍敵
責軍足以包敵不亦宜乎伍法為野人而設軍法為野

車而設卒法為號名而設

貌言視聽思君以乂萬民者也雨暘燠寒風天以育萬物者也極備也過極无也不及皆失陰陽之中氣春宜多雨秋宜多暘夏宜多燠冬宜多寒四者之中無風不化其猶四端之有信四行之有土四事之有思也歟肅也乂也哲也謀也聖也五事之得也五者之時若之狂也僭也豫也急也蒙也五事之失也五者之常若之物固有無意而相感者而況五者之相若則烏知其弗之

應哉聖人還顧五事之至不其未至也則當以恭致肅以從致乂今既至矣則五者之來不以其叙是數也天地之變隂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演山集卷四十九

演山集卷五十

宋 黄裳 撰

雜說

先王在上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以仁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雖有堅銳固塞無所用矣為軍將者有養人之徳為師帥旅帥者有帥人之智為長司馬者有事人之志有死難之節雖有掎搿司詐無所用矣長人之仁帥人之智六術五權在乎拱

揖顧指之間人之所不能測者齊威之節制不可以遇三代之仁義仁義之用非特在乎先王所以固國與威天下而已有德之將有智之帥仁義不可以勝用焉

宵則人息之時也使之索綯冬則人休之時也使之乘屋豳公非固勞之也以為不若是無以致其樂焉民無違力地有餘利然後朋酒斯饗稱彼兕觥以盡其歡則昔時勞之也所以為今日之計歟

國子之合無政則亂無教則愚其正之也移屏而已無

成均之法則人性失中其教之也記誦而已無道德之師則人心失性成均之法成人之性均其過與不及者也蔽于天而不知人非此所謂有道蔽于外而不知内非此所謂有德

政者國子之所禀則以中法治之故為之大司樂道者國子之所學則以中德致之故為之師氏保氏養國子以道則所謂有道者教之也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所謂有德者教之也

天下之民不敢擅有所之適者為夫節有期也天下之姦絶焉不敢擅有所齎搸者為夫傳有說也天下之盜絶焉

五言之出是則天下治故此八音安以樂民以五言而報上也有美有嘉焉五言之出非則天下忽故此八音怨以怒民以五言而報上也有箴有刺焉以五言之嘉美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因矣以五言之箴刺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革矣萬民之言以六律與之音八音之

氣以六律與之度是故內通乎性外通乎政君子聞之有所思焉以興聖人在之有所悟焉以改

十有二律生于十二氣十有二聲出于十二律陰陽之道天地之理夫婦之情父子之性聲律之中存焉况有先王之化上以和天時下以和人心述五行之和氣播之于八音採萬民之和言奏之于六律則其所感之幽所作之微猶役于陰陽焉

先王之政在中國者詳于九州在九州者詳于四海夷

蠻戎狄人民財用六牲九穀之數知其利害而已故略于九州九州之政各有諸侯制節謹度同其貫利而已故略于中國

亂臣之肆無所不僭至于僭樂則盡之矣先王以樂象功以舞觀德季氏八佾舞于庭則將以功德自視于天子矣未至于斯極者所不忍季氏忍為之則其孰不可忍哉

有來雝雝者以其和故至止肅肅者以其敬故能得萬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享皇考之祐則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享皇天之祐則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周之天子茍無穆穆之德則安能致是哉祭祀之始天子致助至有辟公之顯相祭祀之終皇考致祐至有皇天之繁祉事其先王之至者也宗廟之祭歌之以徹其以此歟三家特陪臣耳事及三廟堂上之徹庭中之舞輒用天子之制亂名喪實雍之作也又奚取于彼哉

天道高而尊造物者也惟造物者為能覆盎愚衆之罪

過而治之此冢宰所以為天官地道卑而親成物者也惟成物者為能司牧愚衆之善惡而教之此司徒所以為地官先王之治有政所以立禮有刑所以弼教政不為虐刑不為暴本乎一道而已蓋自治官以道為本出為政刑豈有他哉輔乎蓋覆之所不及者耳後世之治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然後道之以政不以立禮齊之以刑不以弼教天下始有無恥之民然而王宅厥心不能有大宰亦焉用宅哉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大宰建其書佐王而治其近者也故以正典以正百官小宰蒞其事貳王而治其遠者也故以正職以正萬民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朝廷之上鄉明之君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一人帥以正則百官孰敢不正百官帥以正則萬民孰敢不正

西面之卿其德足以佐王東面之孤其德足以祐聖三公北面而有答王之道王族故士虎士從王于路門之

右大僕大右從王于虎門之左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當如文王之世有仁以為常伯有能以為常任所守不戾乎法所負不愧乎位豈有他哉守正之王克其宅心而已文王宅心有道施于有政則自王廷之臣都邑諸侯之官典掌夷狄之吏莫非吉士克俊有德周公之作立政以告嗣天子王非敢廢也后德惟臣良臣惟聖百官既正還及于上此政之所以成聖乎

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八法以治官府官成以治萬民禮以治賔客而諸侯羣吏萬民還以治乎我者宰夫之所待則故其所逆之士而理之大宰之所待則揆其所逆之情而弊之

道之所案所以立體道之所寓所以致用立體于中致用在外故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皇譬則道之用氈譬則道之體其體不可外也宿次之中所以有氈案焉道以柔為體則以剛為用道以質為體則以文為用

道以方為體則以圓為用道以圓為體則以鈗為用氈之為物質而能柔所以象道之體皇之為物文而能應所以象道之用雖然文采節奏道之所寓以應物者烏可以為常哉物至而應事已而寂莊子曰仁義者道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此皇所以見于邸歟

先王之事天神以謂不稱其道不足以當其意不當其意不足以致其饗張氈案未足以況道之體設皇邸未足以明道之用則有大裘而冕以為祀天神之服四圭

有邸以為降天神之玉大裘以象天道大裘而冕以象天徳秉邸圭以降之所以象其用植蒼壁以禮之所以象其體道以質為體則以文為用大裘衮冕所以况之道以圓為體則以鋭為用邸圭蒼壁所以况之

鼓之為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衆之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與之戒車徒坐作鼓與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却敵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

立政以為八柄以馭羣臣王之所捻立德以為八統以馭萬民王之所舉臣之趨走民之從服疾徐進止在我而有節焉王之所御也故王固國以仁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鼓天下之民由道之大者而歸焉王之務也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一時之教以待不虞而已豈足以語王哉故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師執鼙鼓而王之所執則路鼓而已

人鬼人道之大者故路鼓以鼓鬼享而王執之軍事國事之大者故鼖鼓以鼓軍事而諸侯執之諸侯有君之道故執事之大者謹度以事王故執事之大者而已

四鼓之用莫尊于路莫卑于鼛

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鋭其進卒長執鐃止鼓以肅其退鼓退而止之訓習之終鼓作而通之鼓行而節之訓習之始惟其訓習之始不可不慎其亂故兩司馬執鐸所長者寡所聽者詳故也節鼓慮其過

差尤可慎者故惟五人而一節焉師帥之于一軍有不能進者自為二千五百人所主而已晉則聽將軍焉故執提鼓而已

車徒之衆驟趨馳走坐作發刺皆中其節諸侯軍將旅師之馭其衆也肅故鼖鼓以鼓軍事非王所務焉執于諸侯而已

治野之法有治其𤰝者有治其地者以下創致𤰝之類治其𤰝也夫間有遂之類治其地也水能為田之利亦

能為田之害先王為之通其利防其害便于穀粟則妨于車徒先王則使無妨于車徒有便于穀粟故萬夫之地為之五溝以致水利為之五涂以防水害會歸于路以達于畿則五涂下利于水上利于車徒矣路會十道而歸之畿川受十澮而歸之海民之達于畿也其猶川之赴海歟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于王者也時聘衆見問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王致愛于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其勤而王弗以仁致其愛則諸侯豈可以

虛拘哉

智力能不未嘗相同而亦未嘗不相為用天之理也先王明其相用而為之制馬府史胥徒在官而有力者也使之為正師司旅之用乃為八職以治之百工農婦在民而有力者也使之為王公士大夫之用乃為六職以治之

有質而無文則物之用廢有華而無實則物之體廢在天有時在物有理在人有德在世有事未聞偏立而獨

得者也雖然文華去道也遠且以闢吾之實然而實與質喪則其孰以為文華哉故凡繪畫之事後素功者以素為質以質為本不可忘也素之在天為秋之序在人為性之質萬物至秋動者還靜華者即實然後反一春夏則其文耳君子内視見素感物而出之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不言而喻人之文繡有不若者豈特繪事也哉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美目之文

見于容貌之間無素而徒致其文則趨于亂而已有誠心之所樂然後有倩兮之笑有誠心之所向然後有盼兮之視是則素以為絢者也此莊姜所以賢乎

六色之次以其五行之相勝而相用五采之治以其五行之相生而相繼六色績以為衣者也衣陽物也君之道也則績以成象陽主造始以孳萬物故其六色之次以其相用五采繡以為裳者也裳陰物也臣之道也則繡以成形陰主順成以奉天道故其五采之序以其相

繼雜而章之工之巧也無素爲之受焉其猶糜甘以和
𩛍未知其為味也
白質取其以義制人申德威也亦質取其以禮事上承
燕勞也休農息老物則君子不興功張皮侯而棲鵠則
春以功猛而害物者虎豹也毅而害物者熊也遠舉而
難中者鵠也先王當其役物使農興事造業之時爲物
去害及遠中微然後以爲功焉故張皮侯而棲鵠則春
以功服猛去害所制者廣興事造業所建者備然後博

施文德懷柔遠人是故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春以功
矣吾將息之遠國屬矣吾將燕之燕之恩也息之仁也
不可廢威與義以制服害物者故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士大夫以事
兼技以義兼技卿以德兼義王公以道兼德人之學當
學其大者故雖百工之衆一士可以治之
以富邦國以生百物事職之務也商旅通四方之珍異
富之者也農夫飭力以長地財生之者也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士大夫勞心而治之者也

百工商旅農婦勞力而養之者也一曰農五曰百工六

曰商賈七曰嬪婦九職之序也六職則先百工而商旅

次之農夫次之婦功次之六職爲夫百工之事而設者

也商旅農務特爲之用而已商旅通四方之珍異以資

百工者也農婦長地財治絲枲以養百工者也

湞山集卷五十

演山集卷五十一

宋　黄裳　撰

雜說

天以六時成日而寅為一日之朝者也天以四時成歲而春為一歲之朝者也此春見所以明朝以言天時則秋之所成冬之所藏有望乎東作之春以言人事則勞于晝休于夜有望乎夙興之寅此春朝所以圖事以陳謨而有夏宗以協慮而有秋覲若夫春朝諸侯而圖天

下之事非特圖事而已特以圖事為主

萬物興于朝𢚩于暮則非相見之時也其見上也邂逅而已萬物散行于春以生同歸于冬以存則冬非圖事之時也協慮而已圖事則其協慮之致用歟

天下之事其來也無窮其變也無常其出也不測必有事焉而後擅有獨見之明徐而應之亦已晚矣先王以謂人之心備有萬物物之體備有萬事然則天下之事非難圖也資諸人心而已人無二心事無二理心德或

離則不足以致一心德或散則不足以應萬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于道德意志慮道
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已壹于心用捨已壹
于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波衆見以為王明合衆
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葢如此耳
邦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耕耕之本在力田野功利葢非
游惰所能致者故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而野刑上功
糾力為之先焉先王欲使其民相保以信相愛以智相

救以義相賙以仁相賓以禮欲其無流轉也使之相聯欲其無詐欺也使之相糾刑罰相及慶賞相共然後耕者有功學者有德是故先王近為之六鄉遠為之六遂鄉非不耕也以教為主故其甿謂之民其所稽則行藝而已刑之所糾者孝遂非不教也以耕為主故其民謂之甿其所稽則功事而已刑之所糾者力

養生之理人之智皆足以及之患在志輕而物重及物臨之則其智昏矣故為巳之謀不若處飆之得其所

忿者氣戾而不平滀者氣鬱而不通上而不下則忿氣勝故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滀氣勝故使人善忘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而滀忿之氣當之則為病矣葢夫忿之氣不用之于怒滀之氣不用之于忘不怒不忘則為病而已威公誤治于所見遂為忿滀之氣養生之道當先治心虛則能照一則能辨靜則能覺故雖疑互之間感忽之際有物陳乎其前不能致其患威公以見鬼為不祥而病以殆乎伯為祥而病去是公之傷不見鬼也而

在公以得喪累其心焉故忿滀之邪氣得以當其舍而病之且夫生死終始違生者將為寒暑晝夜之序而況禍福得喪之所介乎其心正其氣平雖感忽萬態不能蹈其舍

養生之志則踦于物而侔于天故物不能為之對其右師之介斅神王氣盛皆非養生之所尚養生至矣神凝而氣使

從水之道而不以為私忘水之淵而不以為險善游者

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善養其生者也陵實物也譬則事也水虛物也譬則性也方其習之時必攄事實以進焉及其習成矣然後適理之虛以會道聖人生而知之則猶生于水而安于水賢人學而知之則猶長于水蓋非生而知之即之于水則溺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故者以利為本故者人之道也性者天之道也孟子之時天下以故言性則誤矣然而故之在人可以成命亦可以滅命可以滅命

者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是也可以成命者所謂始乎故是也蓋夫故以利為本則安矣以至乎成命以害為本則殆矣以至乎滅命然而天之高星辰之遠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則故之于學者其可廢乎以利為本而已

萬物各具一天惟人所之焉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開天之天者也猶掇之也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氣之凝神之天而至者也不敢懷非譽巧拙猶

痀僂者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輙然忘吾有四肢形體猶痀僂者之處身執臂外重則内拙其巧專而外滑消則内重矣

東野稷所謂為則敗之者也務生之所無以為務知之所無奈何其猶稷歟加性所無廢性所有益理以能虧理以偽皆非養生之所取

以心稽則鑿矣為其鑿則心不一而物得以桎之工倕旋而蓋措規矩與物化不以心稽其順與理相適其妙

與神相遇

不能忘足則以屨為足之累此屨之不適也不能忘腰則以帶為腰之累此帶之不適也不能忘是與非則以是非為心之累此心之不適也不能勝物故内變不能應物故外從事能定則不内變物來而應則不外從事此會之適也處會要之地以應方來之變茍或動心則先時而起後時而縮矣強則忽然弱則齷齪其能有適乎四者適矣然而知其為適則有不適之患焉四者復

不適矣必亡四者之適然後未甞不適焉忘適之適也不適有累適亦有累不適與適兩忘而意消然後其心虛其性明生理于是乎盡矣

孫休之言不知命者之事也扁子之告孫休至于命者之事也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至人之德非休之所及知而扁子遂告之則所無奈何者休將務知之矣聞人之天而驚惑入其舍不亦殆乎莊子之教天下或言至人之攝生或言養生而後至入水不窒蹈火不

熱則言其攝生者也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則言其由學而後致也養生之道惟患內輕與夫知之過其分內輕則心與物化之知過其分則以知廢理休不以遇擯逐而怨則外重矣而扁子復以休之所不及知者而告之非特開人之天而驚惑入其舍則養生所主喪矣是以莊子之喻養生或言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未嘗不自學習以致精妙是待欵啟之民爾潛行不窒入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攝生之至

人豈可為中下之流道哉以巳養養鳥葢雖深林之間江湖之上不得寄其生焉而況大牢之饗九韶之樂哉為孫休計則姑使之重其内而巳

以冬見為遇則春見乃其見之專也以春見為朝則冬見乃其見之暮也朝而見之也專暮而見之也勤專而見之也恭遇而見之也怳人之情也夫以朝暮繼見邂逅相遇比大賔之禮大客之儀所以親諸侯歟

乾之位萬物之大始坎之位萬物之資始艮之位萬物

之成始為萬物資始者乾元也為萬物大始者乾道也
天者形也元者氣也以氣統形然後形生而氣存氣有
陰陽陽中之陰下應陽之上達者而為雲陰中之陽上
薄陰之下固者而為雨品物流形蓋得陰陽之和雲雨
之澤以化者也有生斯有形有形斯有終有終斯有始
物之終始蓋方流形之際其理已著矣豈俟斂入而後
悟哉六位之設三陽以元成位于春三陽以亨成位于
夏弗先時而作弗後時而動因時乘理而進者也六位

以定分六龍以適變形氣之類弗革則窮弗因則絕隆者殺壯者老此理之必然者始卒若環新故相代然後變化之道至焉是故乾元之御天也或乘見龍御之以行或乘躍龍御之以進或乘飛龍御之以升或乘潛龍御之以止其為蒼天也則功見乎其色其為昊天也則人見乎其情其為旻天也降而與物接其為上天也升而與物辨豈特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如是而已邪以一氣統天則天有化道以六龍御天則天有變道各正萬

物之性有善而無惡各正萬物之命有常而無幸無不善則無暴無不幸則無怨是故太和將殆乾道能保之太和將乖乾道能合之是故性有利為之用情有正為之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由利正之中在人也有仁足以長人在天也有元足以長物天乾道之正性命也萬物之所同君子以其所同者而長之則其安萬國也安其心焉非安其外而已

先王之治天下踈者内輔親者外輔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内輔者也宗子維城外輔者也内外一心犬牙相制懷德維寧在其中焉是故价人顧為之藩大師顧為之垣大邦顧為之屏大宗顧為之翰宗子顧為之城

有天下者不患無大師而無价人可患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乎善人者也不患無大邦而無大宗可患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也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兵革之利也米粟之多也所謂地利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所謂人利有人利然後地利為之用焉有先王之德然後人利為之用焉三從二逆作内吉作外吉二從三逆作内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人與筮之數或可逆者至于龜則有從而已葢卜用五占用二五以天道言之二以人事言之先王有作順天循理而已烏可違哉况象者又其數之微歟

樂之實本于性根于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于

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歟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于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情有節其言

有序樂夫仁義之性而已咏歌亦可謂之樂也然而樂之末至也及其手舞足蹈而後至矣葢未至于舞蹈不足以為樂樂生于夷曠故其聲嘽以緩喜生于愜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于中而形于心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静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别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

人者先王能為之慎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行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四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

倫理之于人同有于性同生于心然而無樂為之和同則至于乖絕無樂為之感通則至于堙塞君臣上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絕聽鐘聲則思武臣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

乎堙塞

演山集卷五十一

演山集卷五十二

宋　黄裳　撰

雜説

怒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有得失則于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于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于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其君不驕則其宫不亂則其音

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
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
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
無德有文而無實故不知樂
聲變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
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滛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
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實節文仁義之成

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為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于禮心徹而為智智徹而為德偏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極音致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絃之有遺音玄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絃之濁疏

越之遲三嘆之希元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羮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禮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所謂習非所謂性

性之中含孕萬物之理率而一之不散其樸則其體無乎不在不流其真則其用無乎不善道者無乎不在無乎不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謂率性之謂

道則成之者性之謂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則繼之者善之謂也

道者天也合而言之也故率性之謂道教者仁也散而言之也故修道之謂教率性而為已修道以為天下不為天下後世計則道無事乎修矣

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甓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可須臾離也雖蹞步跬蹈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在故不可須臾離

隱微之中有無不在道隱而見微而顯有必然之理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能慎其獨然後為已則能率性為天下則能修道天下之道由中而生者也禮曰至德為道本道不在小亦不在大道不在高亦不在下惟過與不及然後道喪

以五禮制中以六樂致和然後能贊天地之化育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君子成位乎中焉不和則不相交不中則不相合

君子之道其微也在所不覩在所不聞其顯也在乎天地位萬物育苟非知道之無不在知我之不可須臾離安能至于此極哉

君子有時中則有時不中矣此其所以為中庸更而不可拘續而不可窮其縱不流其守不固流者執庸而不及中者也固者執中而不及庸者也執庸者害道之常此為庸者之無忌憚也執中者害道之變此為中者之無忌憚也楊墨失中子莫失庸

過者太高而不及者太下非時中者固三者皆非所窮未能至道能中則無過不及能庸則無固此其所以為至德歟

中者人道之至神者天道之至

智者過之故夫婦之愚不可以與知此所謂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故夫婦之不肖不可以能行此所謂不肖者不及也

智者行之然後愚者得以知焉賢者明之然後不肖者

得以行焉

莫之知避者不知罟擭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避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舜行道者故曰其大智也歟回明道者故曰回之為人也

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禄能廉而已蹈白及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廉不

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爵禄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勿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及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强者之道焉君子之强而强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强能弱也寛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强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强而不能弱能强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百姓日用其道故曰費日用其道而不知故曰隱費則顯諸仁故曰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隱則藏諸用故曰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知者以其神其德有所不能者以其神其行孝弟之始行乎父兄之間則匹夫匹婦其孰不知哉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則雖聖人有不知者而况匹夫匹婦乎

天地不為人咨怨而廢寒暑君子不為不能者而畀其道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故語君子之大者其混成體一妙用體變而不見其迹故天下莫能載此其極高明者語君子之小者則置法以民制行不以已而不戾其情故天下莫能破此其道中庸者天下之人同有一性而人之性同有一道君子之教則修是道而已改而不止則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言其不遠人也欲離之而不可得也言其不盡人也欲即之而不可得也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故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則已先盡子之道而已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則已先盡弟之道而已庸德言行以德行之為貴庸言言謹以言謹之為貴能謹則不易其言矣心有所造然後發為言行言顧行行顧言

富貴貧賤在外者也吾無所加損焉非在我者也以其不願乎其在外者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無入而不自得焉不陵下以其富貴不能淫不援上以其貧賤不能移二者出于不願乎其外

上不怨天處已有命下不尤人處已有義莫非命也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幸道其常則以為善而後得福故居易以俟之道其幸則以為不善而未必得禍故行險以要之幸亦命也君子不以為命而謂之幸

妻子兄弟室家父母君子達此以治天下者也達之天下所謂譬如行遠其道本諸身而已所謂自邇父母其順天

下順之

視之弗見無形也聽之弗聞無聲也凡麗乎聲形之間者有新則有故無故而曰新者其鬼神之德歟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惟聖人為能體道鬼神數能行之體物而已體物而不可遺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文王聖父也述之可也武王所以為達孝瞽叟頑父也諧之而後可也舜所以為大孝

舜傳之賢而曰子孫保之者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天下為公傳之賢也猶其傳之子
尊為天子必得其位也德為聖人必得其名也子孫保之必得其壽也富有四海之内必得其禄也大德材也禄位名壽因其材而篤賢者也
舜言德為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此亦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公之為盛也不足以言德
樂由中出不可以為偽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由

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内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累其樂之去則惑而已矣

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成性存存非幻不滅道義之門闔則義入而歸道闢則道出而行義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遲速異齊飲食異和衣服異宜器械異制先王將使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非所同者使之同歸于善而已四方之政事上下之志四方之傳道嘗患其法不相通其情不相知其善不相聞自非以意致德以神會道之人居則麗乎方動則麗乎形雖欲相感以情相聞以善不可得也然而先王將務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不亦難乎置官設屬使取四方之善訓而同之蓋無難者合方氏通其財物以合其事除

其怨惡同其好善以合其情此齊其政而已欲其從之也輕則必有訓而後喻焉訓方氏道四方之事以訓其事道上下之志以訓其情雖然予道而已欲得四方道而訓之則其傳道烏可廢哉四方之傳道蓋見于文辭予取而誦焉正歲萬物更新之時訓方氏則布而訓四方正其始也新物使人志淫而好僻有戾于訓焉訓方氏務若其情而訓之使人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亦觀新物而已

四肢之于安佚人之情也樂狥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
禮勿動而使非僻之心輙乗安佚以蹈其舍則無所不
至矣而況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
禮視有旒聽有纊言有紀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
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
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
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宫羽君明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
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田封建之時王在

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吾于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釆齊之聲則由吾于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御與有力哉

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欽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齋于內散齋于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

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則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惟狂克念作聖
則惟謀惟哲惟乂惟肅此狂與聖所以序八者之間歟
伯夷叔齊避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虞仲夷逸
辟言者也辟世之士其朱張歟言行不見于天下孔子
不得而論之序在六民之中非夷也非虞也非惠也晨
門荷蕢丈人接輿長沮桀溺之徒一方之見皆以孔子
有求于世而非之者孔子所以論列四辟之士而見其

志焉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往来不窮謂之通萬物之理也推而行之謂之通四序之運也往不窮于幽来不窮于明則亦推而行之而已

演山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五十三至六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錄舉人臣曹夢齡

演山集卷五十三

宋 黄裳 撰

雜說

合闕為同闕 道散同闕 冒天下之道闕所闕 冒天下之道不足以闕 道為天下之母然後寂然之中生出有象長育有器建立有法老者入死故窮則變少者出生故變則通往來不窮新

故相代故通則久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也
黄帝堯舜禹湯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遵易之道者也不以人廢天不以故滅命是以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乾坤役使六子者也其言能變化成萬物
所以不及天地其言山澤通氣風雷相薄則曰天地定
位而已
既有典常者易之書也不可為典要者易之道也言要
以其不及詳言常以其不及變典之為道要常而已

典者道之降則者典之降法者則之降易之道至於為書亦已粗矣然而不言法則何也以易而示他經則其為書猶主於道焉禮以世法為主詩以人情為主書以時務為主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易所以為道其出入以度至既有典常言易所以為書易之為書有道存焉故以同民患則有濟天下之仁以前民用則有周萬物之智不可遠也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其入以度使內知懼則雖入無保如有輔翼之者其出以度使外知懼

則雖出無師如有教之以事者虛一之中真性存焉利欲不能復炎其猶井與既潔淨矣無事乎渫既正固矣無事乎甃其地冽其泉寒供物之求而已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為終始萬物入死矣天地未嘗有終萬物出生矣天地未嘗有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準是故形體之所覆載情氣之所交感未嘗有餘未嘗不足天地物之大者爾未離乎物而不

與物同為始終有餘不足夫何故也易有所與故也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謂仁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謂道復之初九一陽來復之時萬物歸根之地其冥也焉明之藏為物之復始其罔也為有之舍為物之資始以人言之則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仁以天言之則有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道道與仁相為左右道與物相為得喪六四與初為應從道者也上六迷復狥物而往者也

貌言視聽思五者君以仁民者也雨暘燠寒風五者天以生物者也是故肅乂哲謀聖五物之時若之狂僭豫急蒙五物之常若之聖人之治天下無狂而能肅無僭而能乂無豫而能哲無急而能謀無蒙而能聖是故五物未嘗極備而亦未嘗極無數或有之聖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餘成其不足易曰裁成天地之道則成能乎其中矣輔相天地之宜則成位乎其中矣

舜以禹臯陶為已憂故臣作朕股肱耳目特以命禹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持以諭皐陶夫禹皐陶與舜為一體
者而舜或失之則一體瘝矣為巳憂也不亦大乎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為惟辟作福言之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為惟辟作威言之好惡不作公生明冥曠之中遂
無萬物之累故言其無滯礙則曰王道蕩蕩言其無險
厄則曰王道平平言其無邪枉則曰王道正直
遵王之道則有作福之仁遵王之路則有作威之義會
而歸之以立有極之本散而行之以致有極之用方其

會而歸之未始有好故能無作好未始有惡故能無作惡無偏無黨或見於公無反無側或見於正此則有極散而行耳

人之於學有情然後好善有志然後向善情有好惡志有向背以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孟子所謂若其情者也以向背之志向善而背惡則書所謂遜志者也蓋惟窮理之學為能遜志學在耳目之間未有能遜者也惟學遜志則有受道之資務時敏厥修則有致道之力

乃來為其質有所受力有所致故也高宗之學暨厥終罔顯豈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遜歟故高宗之命説曰爾惟訓於朕志説之訓高宗曰惟學遜志

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伏羲唐堯周公無成與虧者同乎道也有成與虧者異乎法也可異者法而已矣道不可異也荀卿以道過三

代謂之湯法異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荀卿所謂道與法者異乎吾所謂道與法也雄之言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其賢於荀遠矣

相道者天相天者人道無形也視之不見道無體也搏之不得且無所由也無所居也無所行也無所止也及其之乎上者其數三天之乎下者其數兩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偶者合之以奇奇者合之以偶生者斯成始者斯終積刻而為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

為時積時而為歳有生類不能逃此五行之數有生有成有竒有偶有盛有衰有清有濁或相制或相順或有餘或不足有生之類食息嚬笑上下小大不能逃此言其道也或居乎小人或居乎君子言其位也或居乎上或居乎下言其分也或居乎富貴或居乎貧賤言其情也或居乎厚或居乎薄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天相之也五典以叙五禮以秩其為彝也始終之不可窮其為倫也先後之不可亂然而九疇之類初一曰五行非人

所與馬敬用五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建用皇極乂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徵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人相之也叙者以惇秩者以庸不可窮者推之使通不可亂者辨之使治

天子施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内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内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

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爲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爲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葢謂待王以多則爲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神之道也

致民力而望地利可必也致地利而望天時不可必也天時之運豐登中下未始有常先王以耕計積以仂計用以䣛計食非其恪人以自養也為國備天時之變則以耕計積為民應天時之變則以䣛計食

司稼一年之上不出斂法則其取財有義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則其用財有禮天時之變其所生者弗盛而國之所積厚焉其所取者弗多而君之所用殺焉

六刑為六行而設造言亂民之刑為六刑而設六行之

數不明造言者亂之也六行之俗不成亂民者害之也孟賁之不動心也以力告子之不動心也以言孟子之不動心也以德有力者不必有言故孟賁之勇衆力能勝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告子之勇衆辯能勝之孟子之勇不可爲衆舉天下之辯窮天下之力未有能屈之者孟賁告子區區言力之間何足道哉而公孫丑以孟子過孟賁遠矣將欲賢孟子不知其實卑之也此孟子所以言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以鄙公孫丑之言歟告子

先我不動心且未足以為貴則雖過孟賁遠矣何足以進我哉

北宮黝之勇知用其氣而已不及自守孟施舍之勇知守其氣而已不及自反知用其氣則養之無所在故曰北宮黝之養勇知守其氣則養之有所在故曰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孟施舍量敵慮勝與夫自反相似視不勝猶勝與千萬人吾往矣相似北宮黝惡聲至必反之與夫不可者拒之相似二子之勇皆不及是故曰未知其

孰賢北宮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此使於區區之氣者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使於區區之智者量敵慮勝能慮人矣不能慮已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且不能慮人而況於已乎然而皆末耳本之則無如之何及之有知居之有仁行之有義此曾子所以為勇之大者直在人曲在我則褐寬博吾不惴焉曲在人直在我則雖千萬人吾往矣

心志之君也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體氣之寓也人

之氣時發於心君無志以將之則趨蹶而已君子嘗使其氣次志之所至志之所至為之限而氣不得以過之過其所至則猶新生之犢猖狂妄行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莫之知辟者衆矣君將有為也任志而用之帥將有行也任氣而用之持其志者心為之君而已

以北宮黝用其氣言之則孟施舍量敵慮勝為守約以曾子自反言之則孟施舍量敵適足以為守氣曾子自反乃真守約也言孟施舍守約所以抑北宮黝欲其尚

曾子所謂勇故畧子夏曾子之勇孟子之不動心一也
孟子言曾子之勇所以自明言北宮黝之勇所以明孟
賁言孟施舍之勇所以明告子
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不得於言勿以不動求於心
則告子以心本於言矣不得於心勿以不蹶求於氣則
告子以氣本於心矣氣之不蹶本於心此固是也然而
心之所本告子之見既已誤矣氣之所本何所恃哉言
屈則心動心動則氣蹶告子之言幸而勝天下之辨則

可矣天下之辨有能勝之者則吿子之心其能不動乎吿子之言所謂不必有德者也夫誰不可勝哉有德則言本於心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與氣然後其說具矣言與氣之所本者心也心之所本者道也

欲其防氣壹也則曰志至焉氣次焉欲其防志壹也則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存適不通謂之志壹趨蹶則氣之動也流行不通謂之氣壹迷誤則志之動也虛一而靜心之道也任志率氣以應天下之變志壹之患非特其

氣趨蹶也反動其心則中之所主喪矣

言生於心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其所以不知言氣集義所生而告子曰義外也非内也此其所以不善養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豈有他哉以言生於心以義在内而已

復為精氣則合天地之德散為和氣則賛天地之化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

至大配道至剛配義無是餒也無是義道為配

君子之氣復於仁生於義空於道有除害之心則怒氣之所生有興利之心則和氣之所生興利除害之心忘則仁守其氣矣

集義所生此孟子之養氣也義襲而取之告子之養氣也慊者自反而足者也告子外義徒行其氣而已能無餒乎中心之所畏言與義衛其外焉此其所恃以不動者也其言不本於德其義不根於性欲使其心不動亦已難矣

演山集卷五十三

演山集卷五十四

宋　黃裳　撰

雜說

正心誠意者養氣之道也思誠明善者養心之道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心之所本在言矣心之所本反在乎言則氣何望於心哉不以為無益而舍之是勿忘也不以其不長而揠之是勿助長也

貧賤不憂壽夭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

孟賁勇於力曾子勇於義孟子之勇不可為衆合衆之力以抗孟賁之力窮矣

義根於心心本於道故善養氣者其大則配道其剛則配義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此配道也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此配義也

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言本於心故以道接

氣本於心故以道配精神之氣配道者也中和之氣配義者也告子之心不待不惑之年然後不動心之所本反在乎言而已告子之言不必有德使知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則告子之不動心也豈如是之遽哉亦慎所學而已

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為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

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報為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況下化而為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士之見諸侯有二不見諸侯有二我為庶人也不敢往見之我賢也我多聞也不當往見之此所謂不見之有二也為賓於他國不可不見之諸侯之未知我也我欲

行道不得不見之此所謂見之有二也不得不見之權也不可不見之禮也不敢往見之為分也不當就見之為義也是故行禮之際又有不可召之義在其中焉召之役則往役君欲召之則不往此行不敢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將朝王王使之朝則辭以疾此行不可不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君子屈身以伸道屈人以從道不遠千里而來屈身以伸道者也如有謀焉則就見之屈人以從道者也仲尼開跡諸侯孟子之見梁惠王

將行道歟是故君子之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乎人君子之富貴也在道而不在乎物患不得君耳不患其道不行於天下

義狥公利狥私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無大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則無諸侯是故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此征利於上者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此征利於下者也

先利則人所狥者欲先義則人所狥者道欲無窮也物

不可以必得無窮之欲不可必得之物相逐於外是故不奪不饜及其徇道則求之在我矣不患乎其外夫誰與為奪哉

始作俑者象人而用之於死者不智而不可為也於生者不仁而不可為也故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蓋有仁智之道焉夫象人而用之報施之禍猶至於無後而况率獸食人殺人以政豈特無後之報哉

經始勿亟至於庶民子來則知文王善得民之心麀鹿

攸伏至於於牣魚躍則知文王善得物之性虞業維樅至於矇瞍奏工則知文王之樂非以為偽也兼收人心之和物性之順寓諸形聲之間而已然則靈沼之樂又豈勢力所能為哉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所謂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類聚有聚分斯有親疎有親疎斯有愛惡有愛惡斯有是非有是非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吉凶治亂譬猶治病不治其病之所在即其本根而治之斯

善治病者也故病在脉則治之血病在氣則治之衛一平氣脉之疾無所資焉其為醫也用力也寡收功也大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至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此言仁政之効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至可以無饑矣此言仁政之類無恒産而有恒心至民從之也輕此言發政之先在乎制民之産而已孟子之說齊王先言其効中言其所先而後言其類蓋懼齊王以為王政之難行而挫其志也故先言其効所以悦之王政之行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孟子又懼齊王失所先後而忘其本也既得齊王願輔吾志之說則吾言不瀆矣故次言其所先而後序其政事之類以進焉仁政既行則民有常產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卒言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仁政之効先言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而後農次之商旅次之孟子後此又言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而後商旅次之農次之農序商旅之先者仁政必本於農孟子方與齊王言反其本則農奚可

後哉農序商旅之後者特以前朝後市門關田野内外近遠為之序凡為列國諸侯言之可以序其内外近遠而為說及言仁政之本以救齊王之所為則夫緩急先後不可不辨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士蓋夫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王政雖本於農而得士心之所願尤不可後是故農與商旅莫能先者尚志之士窮不失義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者故無常産而有常心養民之政六府外養其形三事内養其心然而先王

雖致三事之所養猶先六府而况後世六府不修而望其民不為放辟邪侈不亦難乎不學之民形能累其心物能累其形物去而形憂物來而形悅苟無常産其心烏有不喪者邪

耕者之受田未至乎七人未可以受上地然而上地之所養非特七人而已是故百畞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且夫上地之所養至於九人而七人受之者先王制民之産嘗使有餘雖或天時之不幸

不給者有助不足者有補流轉之患非所恤者上等之家生息或過其數又有養焉故曰明君制民之産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其此乎然而孟子曰無饑矣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以言數口之家可也及説齊王則斥言八口之家者孟子之待梁惠也異乎齊宣故曰八口之家足以無饑而可不足以言之孟子之望齊宣也重乎梁惠故曰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而八口未可以言之夫何故

也是心足以王者齊宣王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
梁惠也梁惠由此而充之則不足以事親齊宣由此而
充之則足以保四海梁惠之去齊王不亦遠乎發政所
至亦度其力而已是故孟子說梁惠則曰七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曲禮曰五
十丈服官政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
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然而言老
者則五十與焉言七十者則五十之丈置矣梁惠之不

仁五十者衣帛未可必也七十者得之可矣齊王之仁
衣帛非特七十者爾五十者與焉然而上農夫有食九
人者孟子止於八口尚有意乎上地之所養足以及九
人而周制且有七人受之二人之食以為有餘備其不
足是故孟子之教齊王亦約八口之家而言之八口無
饑在齊王之政已過甚矣尚安敢窮其所養而望之邪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則有餘財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則有餘力然而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仁在父兄之

間八口無饑仁在一家之内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仁義之類遂至親人之親長人之長孟子曰親人之親長人之長而天下平然而既富之後庠序之教奚可廢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利之本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善之本也其利不充仰不足以事父母況妻子乎其善不充近不足以事父母況四海乎是故富而教之之術孟子之説諸侯在所先焉雖然利能養善而善亦不可使利勝之後世之利為善之冠而不能為善之

輔者利强於善而已無名之道立為綱常而有六典降為大要而有八則八法之詳則又其降者也有本而無文有體而無用非道之全故治官以成道無待之德以應人而有言以表人而有行無言以應無行以表非德之全故教官以成德不仁也無禮不智也無義禮者節文仁義者也故禮官以成仁内與天同德下與民同患耳以謀之口以命之施於有政然後聖人之道具焉故政官以成聖五刑除害去纍故刑官以成義百工明法

顯度故事官以成禮治以道為本教以德為本禮以仁為本政以聖為本刑以義為本事以禮為本

道德仁聖義禮非六典不成治教禮政刑事非六官不舉先王之馭天下以六官為轡以治教禮政刑事為銜勒以萬民為馬

典之為書於虞之時有之則之為書於夏之時有之法之為書於周之時有之庶事之文至周而備是故虞夏名道周兼而用之繁者以法治之簡者以則治之大者

以典治之至於有法其詳至矣後世有作無以復加焉典者立道以為經者也則者明理以為約者也法者行義以為制者也諸侯之於國也有君之道諸侯之於王也有臣之義制節君之道也謹度臣之義也以其制節不以法則治之頒其大常而已都鄙之君在王之畿内無自制者天子賜之八則使之有所揆焉是故八法之治官府言治之用其别有八而八則之治都鄙則言馭而已馭言其治之意治言其馭之事邦國治之大者王

不能自任太宰不得專聽是故治邦國以王為主太宰則佐之而已王者之務所好者要而詳不與焉則八法八則非王所行矣所治者大而小者不與焉則官府都鄙非王所任矣

無窮之務無常之變有求於先王先王以道揆其情與迹則設官府治之先王懼其為累所困而莫之釋也為之八法所以先治之然後責其事百官府至繁於事道之降至詳於法以至詳之法治至煩之事故其能無敗

功其善無廢職

管仲奢晏子儉宰我易曾子戚奢則過分易則不及乎愛過分而充之則至於無君不及乎愛而充之則至於無父禮之所本君父而已為君而節奢為父而文易孔子曰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子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偪下下不僭上然而偪下妨俗而已僭上遂至於無君則禮之本喪矣禮之於戚儉未嘗不為之節文然節文奢易尤禮之所急

儉之愛物也篤戚之親親也篤禮之所本者也進儉而退戚乃禮之文是故小過之時君子過中而厚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亦以儉戚之篤於愛歟

天下之用皆在儉奢之中喪在易戚之中則聖人何事乎制禮為夫奢者過儉者不及易者不及戚者過然後有禮為之節文雖然禮為奢儉易戚而制儉戚近乎仁奢易近乎不仁狥情故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易不能親親奢不能愛物仁之端喪矣求為節文豈

可得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立於禮成於樂學者之志節文斯二者禮樂之道苟或不仁則節文之者無所用樂之者無所出矣欲遂其志不亦難乎

演山集卷五十四

演山集卷五十五

宋　黄裳　撰

雜說

飲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養德則慎言語養體則節飲食觀易之頤而放周官之食醫非敢肆也凡齊則放食醫之所眂凡和則放食醫之所多凡會膳食則放食醫之所宜盖謂五行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人有五臓六

腑温凉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之盛萬物得温而生育得暑而長大得凉而収斂得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相糜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飲養陽氣則宜以温食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務愜適苟從其私不知其實害之不亦賊乎春能發散而収不及焉夏能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収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栗而不及奐在人内有腑臟外有

骨肉筋脉感其時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王則過於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収發散也夏多苦堅觧緩也秋多辛散収歛也冬多醎耎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之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葢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養肉五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歟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歟或言四時之氣各欲其強春欲木強夏欲

火强秋欲金强冬欲水强其勢少弱則他氣乘之矣木為火所乘則夏令以行為金所乘則秋令以行為水所乘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為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為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所患將五行之於五臟如此則一身之所患然則五臟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强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酸則助木而强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故膳膏香益木之强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强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

故膳膏臊益火之强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鹹其膳
膏羶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臟者脾之為物也載四行
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為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
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强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
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眡不失
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產也
以為膳者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為食
者也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

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醫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所宜或失焉則其所養適足以害之耳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豕以稷會犬以粱會鴈以麥會魚以苽天産陽也有以宜陰地産陰也有以宜陽是故天産足以養精為氣之母地産足以養形為氣之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欲作陰德以為淫

邪作陽德以為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心以心累其德則天下致養於王者適足以累之王何以治野人邪凡齊所眠凡和所多凡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養人之欲焉所謂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國其仁足以子民勞心治人以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烏可不為已者以制其欲哉

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能

常能變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欲與之合而不可得也是故萬物覩則言聖人者以其能天能地能陰能陽而言之知進退存亡則言聖人者以其能伸能縮能隱能顯而言之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君臣而並父子而處者也

道無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名也故能命萬物能鼓萬

物故有富有之業日盛之德成象之乾効法之坤知來之占通變之事不測之神能命萬物故大業自其富有而謂之盛德自其日新而謂之易自其生生而謂之乾自其成象而謂之坤自其効法而謂之占自其極數而謂之事自其通變而謂之神自其不測而謂之富有之謂大業通變之謂事則皆顯諸仁之類神也妙此而已道無不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為也故能不與聖人同憂天法道故有所成地法天故有所形人法地故有所

制乾以造始而成象坤以代終而效法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誠服君子者也子貢有言矣未必有德則有愧乎君子矣聖人欲其從君子也且見君子之言皆有實用非苟言也所以救子貢之獘其言也無德其從君子也無至誠之心是則子貢之獘歟

四時之運萬物之化無則則失節無儀則失文四時萬物未有無儀則者使之不亂且亡則在乎聖人成能而已先王之時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豈一日而致哉天保以上
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有禮以致中有樂以致和中以裁
成和以輔相然後三者之詩作矣儀則道理以為文者
也庚則道理以為則者也一陽之氣妊於壬始於亥徹
於癸生於子長於甲達於乙盛於丙陽之用事至此極
矣長極則成盛極則衰盈極則消生極則歛無衰無殺
無消無歛則夫化生之道幾乎熄矣是故一陰之生至
丁而復陽成則四時用事左陽也所以助殺陰作成物

至巳而成焉則陽既事矣故至庚而更之更則不拘續則不窮萬物由是芸芸而作寂寂而復故者將新因者斯革是故以辛承庚則有更新之意以壬承辛則有復始之意往來出入不可窮盡夫是之謂萬物得由其道揚子曰庚斷甲義斷仁夫春無秋不能成物仁無義不能立道木無金不能制器素問曰水火者陰陽之證兆金木者生成之終始蓋有金為之終則有木為之始終始之相因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然則庚之為天則也

至矣物之去來或者窮之則其勢不能為高其體不能為大崇丘言地之聚而高者也又有中焉由庚之後萬物藏於冥舍於罔然後長於甲盛於丙以至戊已而成就焉斯有聚而高之意高大之物高者由庚而能下大者由庚而能小作者無妄行者無過斯有高而中之意然而高大之極豈可亂哉由庚則通由儀則和形色有類名分有等高下異勢小大定位禽獸有群草木有立相應有聲相求有氣飛者翔潛者躍夫是之謂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乾道之於四時自甲而化生由庚而變入天地之自然萬物循理而來循理而往性無不善萬物無暴命無不幸萬物無怨是故太和將殆乾道保之太和將乖乾道合之然後性之用足以致利情之體足以致貞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豈非由庚而有則由儀而有文歟是故崇丘之比以其高大而中由儀之賦以其順利而文先王之世事與理協聲與政通崇丘之比

由儀之賦未嘗𢜓也嘗謂陰陽者五行之道理五行者陰陽之數器其支為辰其幹為日在天為五氣而有寒暑燥濕風在地為五行而有金木水火土在人為五性在物為五類以至五臟之動五志之盛衰五聲五色之兆數之所授不可逃也然而五行之逆順四時之邪正萬物之得失報乎人道而已文武之治羣臣宴嘉賓朋友兄弟故舊師役兼勞之中恩之有仁利之有義待之有禮結之有信仁不偏愛義不偏物樂在得賢而與之

南陔之孝白華之廉視儀而動徧為爾德故雖魚麗之盛華黍之豐特富於物已未足以報先王也乃言隂陽萬物得其道理然後其報至焉天下之衆五志不相傷五内不相獘五聲以和五色以正五類五宜不耗而育協應先王之五性顚不美哉厲王之亂不明先王内外之政天患在性萬物鄙滯而由儀之詩廢春令在秋天地不革而由庚之詩廢天時人事靜不在道動不在理諸夏衰禮義熄然後四夷之無禮義得以勝之猶幸宣

王之知務任賢使能山甫得以儀則推而行之天下受其賜矣故其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上以相天下以成物此中興之道也方先王之盛時由庚之詩在南山有臺之後以示得賢然後萬物得由其道焉及其亂也南有嘉魚則後乎由庚南山有臺則後乎崇丘然則厲王之世陰陽不正萬物失其道理豈非後賢至於此哉

樂於獨而不樂於與人樂於少而不樂於與衆非好樂

之甚者樂之實根於人心本於人性其來久矣古人之心與性無以異於今人何獨至於今樂而疑之哉古之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相見之憂則仁之性遂矣旁足以友於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散之戹則義之性遂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先王之樂豈固有他哉文采節奏教民樂斯二者而已矣孟子曰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與少樂樂王固知其非與人

樂樂王固知其是而王樂於少而不樂與人者特其私
狥安佚為之蔽耳孟子所以為王陳民之憂喜而告之
鼓樂田獵與民同樂則王樂於獨少則亡書曰有一於
此未或不亡以其禽荒嗜音不與民同樂而已王者之
道固非迂遠而難為也使民聞其聲音見其田獵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
樂也何以能田獵也則王之道存焉使民仰足以事父
母而無不相見之憂旁足以友於兄弟俯足以養妻子

而無離散之厄遂其仁義之實則古樂之道存焉

仁者求巳之盡故能以大事小智者度巳之盡故能以小事大仁者有道故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智者有命故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不以物累我不以我累道所謂有道也非仁莫能得之不以物累我而物忘故無求不以我累道而我忘故無對兩忘之中兼愛無心是故天下雖欲忘我而不可得也其無求也民自歸之書曰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其無對也民自服之詩

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是所以保天下分有貴賤時有窮達不以卑犯尊不以弱勝强所謂有命也非智莫能及之在上則畏天之威在我則强於為善是所以保其國以卑陵尊則犯天之威以弱勝强則犯人之威未有能保其國者也

王好勇也孟子不闢之以仁則曰王請大之而已王好貨也孟子不闢之以義王好色也孟子不闢之以德王好今樂也孟子不闢之以古樂則曰與百姓同之而已

勇也利也色也聲也四者人情之所同好為政之道本其情而為之斯善為政者也而人情之所同者令王之所獨孟子解其所獨之蔽而同之於天下上不逆王之情則可以售吾之言下不違民之情則可以善王之政兩得之矣於勇也大之則仁在其中焉於色也與百姓同之則德在其中焉於貨也與百姓同之則義在其中焉於今樂也與百姓同之則古樂之用在其中焉旨深哉

演山集卷五十五

演山集卷五十六

宋 黄裳 撰

雜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無命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無義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之曰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孟子非王之獨樂示吾非為乎不得而非之也非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王之道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是以不求之而已樂以天

下而民與之偕生憂以天下而民與之偕死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謂之道聖人以道體常以神易盡變言道在神易之後者以其攝用與莊老之言道也合神與易而言之似惑其説此後之學者所以猶新生之犢猖狂而趨未知其所定止也

象之所可及者聖人能範之數之所能窮者聖人能圍之天地之化在乎象數之中者也過則絶物惟其不過

此所以曲成萬物

物也天地也鬼神也通乎一氣物者氣之聚鬼神者氣之散道之用幽為鬼神顯為物大為天地天地萬物未嘗相離也鬼神其能離天地乎是故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幽不違乎鬼神大不違乎天地此智所以周萬物

物生則魂藏魂遊則物變蓋惟精氣散而弗聚無所管攝此魂所以遊

繼之者善而道有用成之者性而道有體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以其成之者性

樂之從也宏人為廣博樂之純也移人為易良得詩之情則温柔得詩之性則敦厚

吾無為也有為者理而已矣是故時不勞其事事不勞其形形不勞其生

衆人萬物役之賢人五行役之世人為物逆旅物為聖人逆旅萬物為道一偏衆人為萬物一偏

任理而得利天之利也行義而得利人之利也此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動也遣之有志焉之為虛空之為澄徹以至乎無遺然後善之

所學至於窮理則絶之所得至於盡性則壹之

精者天德之至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之至也

與仁同功者或利而行之或畏罪而行之其情不同則同功者非誠仁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利仁者

懼其有害焉吾知其不能也強仁者懼其有刑焉吾知其不能也則同過者誠仁矣其仁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其周公歟一人而已

寛柔以教不偏於強不報無道不偏於弱故中立而不倚

聖人不生亦不死故其生曰神其死亦曰神聖人之道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故聖人曰盛德鬼神亦曰盛德

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

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萬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萬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萬物出於一入於一出入之中坤元用六以成之乾元用九以終之非特終之也又使復出於一壯者不則之以老老者不則之以死天地之道豈能無窮哉則者天

理以為約者也

六功之臣約在宗彝記在簡策先王以為未足也銘書於大常頒賞於鄉錫燕於堂先王以為未足也祭於大烝蓋謂無王之道也無以辟四方無國之體也無以容萬民無民無與守邦無事無與應物無治無以興利無戰無以戡亂予有臣焉由國功而充之上達於王則使民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於是乎勲立由國功而推之下達於民則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是乎庸立勲庸功之

大者上之於王則通乎神下之於民則通乎義不可以有加焉勞之為功内則勞心以應事外則勞力以集事辟草萊任土地有能於力而已未必勞心多筭勝少筭負有數於心而已未必勞力使王足以有臨使國足以有容民足與守事足與應治足與富戰足與安則予荅臣何敢略哉論譔其功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然後盡其心焉

大常之用王屬天下而役之天下視王而從之者也屬

天下而役之天下視王而從之在乎法天而體道日月為常法天而體道者也以祀也則以天道交之以討也則以天道正之以朝諸侯也則以天道臨之以紀成績也則以天道明之以教治兵也則以天道威之然而大常之於六功不然而已當其天下視而從之六功在其上焉孰不知吾臣之有才吾臣之有德以至於是哉此固先王之意也春享主於祠夏享主於禴有物存焉未足以言物也物成於秋享則嘗物而已至冬而大進內

盡志矣外盡物矣此烝所以為大焉然而冬享則謂之大烝其猶冬教則言大閱與先王謂以六功配四時之享則失之太數配三年之禘則失之太踈祭於大烝其節不踈其儀不畧報功之至也顯明之中使與日月齊光與入知之幽暗之中使與先王偕榮與神知之顧不盛歟以勞定國國功也法施於民民功也以死勤事事功也能植百穀治功存焉能扞大患戰功存焉周公之功非羣臣所能為故特賜之以重祭周公之功非萬世

所能賡故特祀之以大禘一烝之報未之盡也

商周之王甞稱其前人與我先王胥及逸勤服勞王室其見銘書者以勵其後則曰厥有成績紀於大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其言從享者以勵其後則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然則六功之後有能出力以就功名以衛王室兹實有激焉梁之修之唐之韋挺見祫於十月遂以大烝附會於五載四時之烝三年之禘皆弗

與馬自是功臣之食疎矣唐配於祫其疎之也無恩漢坐於庭其輕之也無禮

王侯民而尊國侯民而固事侯民而立治侯民而成戰侯民而克六功之建所歸不同而民實有力焉然則凡頒賞地安可取其中工之地而厲民以瘠惡哉是故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則以任民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可以賞功

近郊圭田在焉逺郊二十而三賞田在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采地在焉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畆餘夫二十五畆則卿以下食其半矣士有士田矣又有稍食卿以下有采地矣又有圭田則亦何事於賞地哉先王以為不賞無以進功則三之一食得於常禄之外何歉於下地哉然而三等之地一夫一婦受田百畆賞地之賦二十而三不亦異乎蓋須於六功則賦自六功而上矣非八家所助焉

先王以德報之則有三之一食以義取之則有二十而三之稅地之所受已次乎中等之家國之所取已重乎近郊之稅可以已矣則夫加田無國正也不亦宜乎征之正之歸諸受田之家而已加田無國正也不為過優以其有三之一食不為過薄以其有圭田采邑

五等之封或食者半或食者三之一或四之一其不食者山川之餘則食附庸焉然而賞地三之一食則以美惡之地而差之封建之地其食之者三之一則以尊卑

之爵多寡之禄差之
先王賞六功之臣則内有六鄉之地禄五等之君則外有三等之土其地與民足以共貢賦備役作賓客祭祀之用稱其作德而已是故王朝之臣列土之君位不期驕禄不期侈去驕以恭去侈以儉無以傲幸作僞而為淫恣者先王之賞不亦仁乎漢興初定高祖論功行賞裂土而與之鎮服新造之天下以功而侯百有餘人王者八國其始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及其民歸

户息大侯或至四萬户者小者倍馬漢莫之制子孫驕佚淫䝉大者不庭小者不軌其賞實資之齊兼五侯之地魯衛之封各四百里自非太公之功魯衛之親且有盛德不以賜焉然而周之制内則有六鄉之地以進六功外有三等之土以封四國安得而不議哉

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為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咳嗽此自養之失月令曰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此感四時之邪

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
使萬民無厲疾而有以養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
疾為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為之膳膏齊
和使嘗放馬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仁民之政也
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故疾醫死終則各書
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瘇腸潰瘍内作之疾也金瘍折瘍外作之疾也古之治
病移精變氣祝由而已移精變氣自内治之故不假毒

藥祝由自外治之故不假針砭後世淳樸散懷易為邪
氣所乘是故先王養之治之備矣以神治之則有祝由
以物治之則有毒藥以人治之則有針砭按蹻愚衆之
流賊天理窮人欲而有是疾焉恃祝以去之則妄矣拘
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恃祝以去之拘於鬼神者也
取民有義而接我無禮以其所取有義而受之則失已
於苟矣是可以不交者也且自辱焉取民無義而接我
有禮以其所取無義而却之則失已於介矣是蚓而後

充其操者也且傷人馬聖人之於諸侯也恕其取民之無義取其接我之有禮交我之有道弗却而受之不失已於苟亦不失已於介不侮人亦不自辱
諸侯取其所有而過者也盜則取非其所有而已接我以禮交我以道猶弗受之受之適足以自汙却之不足以侮人然而萬章引諸侯之不義而與盜者比不亦甚乎
似喪其偶故能無對有偶而物我辨矣然而有齊物之

道者不必喪其偶而後能齊之似喪其偶而已有偶而能齊之真齊物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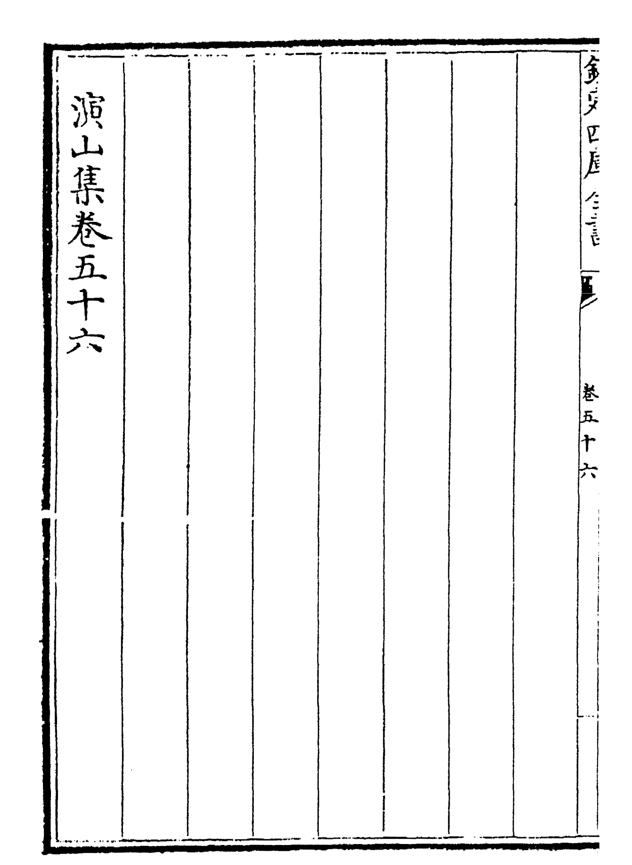
如槁木則忘形如死灰則忘心有心故有形有形故有我有我故有物物我兩立而是非好惡不可以勝計也齊物之道喪矣心如死灰子綦所以喪形形如槁木子綦所以喪我我且喪矣而彼鳥能以長短小大計我哉道與我相為得喪者也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汚其形之不齊

也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其聲之不齊也若之何齊之哉勿觀其形勿觀其聲而求其役此者則齊之耳形役於聲聲役於風風出於大塊之噫氣大塊以其常無也故能役氣而作其聲氣以其常虛也故能役形而受其聲自氣而觀之衆形衆聲之不齊也且可以為一況其噫氣者邪

齊物者毋以形累心之虛毋以我累道之無自道而觀之萬物一府矣何大何小何是何非

大木百圍之穴竅以風而虛以風風而滿以風風而鳴以風而嘿而風以大塊而濟以大塊而起風能役乎衆竅者也聲之動靜且不能自有之況衆竅之虛實乎猶有待乎風則累於形者其去道遠矣為大塊者無實無虛以其無形無鳴無嘿以其無聲故能役氣而感其形



湞山集卷五十六